

(接上期)

这时，我听见有人喊：“阿慧姐。”

回头一看，我见艾巧站在耳房门前。我跑过去，说：“以为你们都赶集走了。”

艾巧说：“要不是等你，我们早走了。”

掀开帘子，好几张笑脸出现，我一下认出了：“麻将女”乔翠翠、“烧饼女”张粉花、“留守女”汪兰兰。

艾巧把饭菜端上桌，说：“给姐留的饭，快吃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”一碗白面稀饭，一个热乎乎的蒸馍，半碗炒白菜，足够让我吃饱。

五个姐妹一起走出来，任叔和一个敦实的小伙子站在车边等。我料定，他就是任叔说的大娃子。我担心这车坐不下6个人，任叔说：“放心吧，这越野车空间大。”果然后排四人座，坐上松松的。我主动坐前头，牛皮座椅咕噜咯咯响。

越野车不声不响地上了路，依稀记得是我来时的那条路。只是此时，路上跑着各种车辆，还有匆忙赶路的行人，相比那个雪夜热闹了不少。

两旁的土墙农舍隐在大片的棉田里，雪在不经意中消失殆尽，裸露的土地略显湿软，幸存的树叶格外油亮。

不断有人群从车窗边一晃而过，他们大都头发蓬乱，面带疲倦，却脚步有力，一看就是来自各地的拾棉工。

越野车一路跑得稳当，性情像主人。大娃子神态很笃定，单眼皮里藏着机智。他一路言语少，只有两个字：“到了。”

后座上响声一片，姐妹们忙着下车，我却稳坐不动，觉得这不像个集市。她们过来敲窗，说：“下来呀，到集上啦！”

下车来仍没看见集市，只见停靠在路边、树下、渠旁的各种机动车辆，拉棉花的车居多。我边走边不住打量，不见密集门市，不见热闹街道，不见拥挤人流，眼前就是一片旷野，哪里是我想象中的集镇呢。

跟着姐妹们往前走，来到一个丁字路口，猛然看到了集市。

这是在田野里开出的集市，住户零星，棉田密集。水泥铺开极宽的路面，很像一个巨大的拼音字母“h”。路面两边，卖货车首尾相连，车前摆放各种货摊：瓜果蔬菜，粮油米面，鸡鱼肉蛋，四季服装等等，中原集市上该有的这里都有，没有的这里也有。

兜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我融入了集市的喧闹，紧跟姐妹们身后，紧抱胸前的相机，不断享受人流中拥

挤和那不经意地莽撞。对面过来一个头戴皮帽的大汉，躲闪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，把我撞到了对面的干果摊。我也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，正好有机会给这五颜六色的果子拍照。那大汉回头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趁机给他拍了一张。

一个黑脸颊、深眼窝的男青年，一头的卷毛在风中乱飞。他半蹲在车厢上卖蔬菜，背后高高堆起一座菜山，青绿的圆包菜，亮紫的长茄子，鲜亮的西红柿。我喜欢这色彩，喜欢在这少雨的新疆看到它们，当然，还喜欢这个卖蔬菜的硬线条帅男。我端起相机把他和菜框进镜头里，正准备按快门，头顶一声吼：“干撒子？不许拍！”

镜头里，那青年两条浓眉飞上鬓角，我拍，我拍，而后，假装没拍上，两手沮丧地一摊，朝他笑笑，说要买番茄。

拎了一兜红番茄正逛悠，艾巧和张粉花挡在了我前头。艾巧大声说：“咦？可找到你了姐，挤丢了可咋办？”

看她们紧张的表情，我笑了，说：“姐又不是小孩子，鼻子底下就是路，我一路问着也能回到家。”

张粉花一皱眉，说：“姐呀，这里可不比咱老家的小集镇，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。这集上的拾棉工，全国各地哪儿来的都有，你举着相机到处照，指不定会惹恼谁。你看东路口，再看西北角，公安的警车一辆辆停在那儿，保护市场的安全哩。”

我站上衣服摊边的水泥板上，踮着脚尖使劲望，看见东边一辆小白车，车顶上警灯旋转着。

我看看她们身后，问：“乔翠翠她们人呢？”

张粉花说：“挤散了，不要紧，她们都认识路。我们‘逢八’都会来赶集，十天一集，一般老板会放半天假，缺啥买啥，也怪方便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在镇子外边吧，三面都是棉花地。”

张粉花说：“这儿就是集镇了，不像咱们内地集市那么封闭。”艾巧突然说：“对了姐，大娃子有事先走了。他说咱啥时候回去，让你给他打电话。”

在一个衣帽摊上，艾巧挑了两双厚袜子，一条深绿色长围巾。

张粉花正在翻捡腈纶手套，手里抓了两双，又相中两双。我说：“买这么多干嘛？你当鸡爪子煮着吃吗？”她一双双戴上试，说：“你不知道姐，我干活手狠，手指头活像长牙了，抓几天棉花，手套就挂烂一双，已经烂掉五双了，干脆多买些，回家打烧饼也能戴。”

们仨一起涌过去。

棉花地旁边，一个胡子拉碴的胖男人，手拿一块烤糊了边的破抹布，歪着身子一下下给炉子扇风，炉子是个圆铁桶，从里面冒热气，红薯的香味冒出来，被他扇得四处乱跑。男人一见来了买主，热情地喊：“烤地瓜，烤地瓜，买吗？”

艾巧伸头朝炉子里看看，说：“啥地瓜，这不是红薯吗？”

那男子说：“烤地瓜就是烤红薯，烤红薯就是烤红薯。”

我听出他话里的河南音儿，就“噗嗤”笑出声，用河南话说：“老乡你普通话说得真不赖！你是河南哪里人？”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粗糙的脸上显露惊喜，用河南本地话说：“我老家是河南许昌的。”

我们仨同时“咦”了一声。我说：“咱们离得近，我们都是周口哩。”

他正用铁夹子往外夹红薯，停住手说：“按理说，我还是你们周口的女婿呢，我老婆也是周口人。”

“啥？”我惊奇地说，“真是怪，走到哪儿都能碰见周口人。”他朝远处看了看说：“我老婆该来送饭啦，不信你去问问她。”

我掏钱买了3个烤红薯，3个人站在烤炉边吸溜着吃，满口糯糯的甜，红薯和人嘴都呼呼冒白气。太阳藏在了云层里，泛着一圈混白的光，空气一点点寒下来。

艾巧和张粉花看样子还想转一转，我示意她们往前走，自个儿站在原地不肯动。艾巧交待我说：“姐你别乱跑，等会儿咱一块儿回去。”

我细看这烤红薯的老乡，脸颊虽然被烤炉熏黑了，但看起来年龄没我大。我问：“大兄弟长住新疆吧，老婆孩子都搬来了吗？”

他正要回答我，一个女子把保温盒往烤炉上一放，说：“吃饭吧！”

二十七朵花 “散工女”王菊霞

王菊霞，女，41岁，周口人，24岁嫁到许昌鄢陵农村；生育两个儿子，大儿子15岁，念初中二年级，二儿子11岁，念小学五年级；丈夫在新疆玛纳斯开车12年，5年前因车祸腿部受伤，王菊霞和丈夫在六户地租房谋生。

王菊霞两只眼睛不算小，两颗门牙也不小。这老乡妹妹看来有些反感我，她说：“你问这弄啥啊？俺老公可是老实人。”

我却看她挺可爱，有观动画片般的美好，就搓着手

对她说：“妹妹，赶紧再给我掏出块热红薯暖暖手吧，这天儿又冷啦！”

见她收了红薯钱，我把身份证摸出来给她看，用周口话说：“你看啊，妹妹，咱们都是周口的闺女，在离家万把里地的新疆，我吃块红薯都能遇见你，你说，这能是一般的缘分吗？我只想关心一下大兄弟在这的生活，真没有别的啥意思。”

她把身份证递给我，大眼珠子一骨碌，说：“不是的，大姐。你看俺在这生活不容易，做个小买卖，生怕惹是非。”

她看了一眼丈夫，说：“你别看他吃得怪胖，其实他是个半拉人。”

我正一点点地吃红薯，第一块已经把胃占满了，这一块很难咽下去，这时听见王菊霞如此说丈夫，就停住嘴，兔子似地支棱着耳朵听。

“俺老公先来的玛纳斯，算上今年有11年了，那年我刚生了二小子。他一个堂弟在这跑大车，叫俺老公来帮忙。我开始哭着不想让他走，你想啊，他一个人跑到天边了，这俩吃屎的孩子，叫我一个人咋弄？可是想到家里又多了一张嘴，两个孩儿都是带把儿的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哩，后边的日子稠密得搅不开，就不得不放他出去了。第二年他包了一辆大货车，跑得也不赖，用挣的钱把老房子翻盖成两层楼。这日子刚往好上走，哪想到，他出车祸把一条腿撞碎了。出事那几天气温高，俺老公差点儿得了败血症，从膝盖以下锯掉半条腿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。”

我不由得朝她老公看，见他坐在机动车驾驶座上，两手捧着饭盒喝面条，两条腿看上去好好的。

王菊霞说：“你看他怪囫囵，其实左腿是假肢。不能干重活走远路，只好弄个烤红薯的摊儿。”

我看看市场，说：“这十天才逢一个集，能赚几个钱呢？”

她说：“今儿‘逢八’，六户地集；明儿‘逢九’，北五岔集，周边几个镇子挨着排，哪天都有集。俺老公开着三轮车到处赶集市，整天不闲着，生意还可以。”

这时，来了一对恋人买烤红薯，王菊霞熟练地称了两个递过去，把两块生的放进炉膛里，重新盖上炉口。

她忙活时我在一边等，还以为她不再搭理我了，嫌我无端招惹和打搅，没想到王菊霞取一只塑料小凳子塞给我，说：“站着怪累的，坐下歇歇吧。”
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